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陌上花开

邹娟娟

草木的芽苞刚冒,春天的气息撒网般笼罩大地。东面的风,南方的鸟,西北渐退的寒,一点一点化开暖暖的春。

陌上本无花。经历一冬的沉寂,在春风春雨中,在暗暗滋长的根茎里,春天如同一条条汨汨流淌的河,推波漾浪,往前,再往前。那水像染了颜料,先是碧青,转而明黄、娇粉、橙红、绛紫……流到哪儿,五彩在哪儿,雀跃的心,也奔到哪儿。若这样的景致是一幅活的画,那画家该有多么炉火纯青的技艺啊!俯瞰,辽阔生,蓬勃出。

城市的温度刚好适宜。适宜成簇的花朵开放。且不说红绿灯拐角处的各种盆栽,三色堇、月季等,单那些广场和公园内的美人梅,就足以夺人眼球。

早春微寒,在周遭没有起伏的花苞或绿叶中,香气清淡的梅带着明眸,四处张望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花树的枝条,犹如神来之笔,以不同的姿态交叠。那些花儿,白如雪,粉似霞,红胜火,重重叠叠着。每朵花,小小的花瓣,轻薄凉滑,如娇嫩的脸蛋,中间竖着淡色花蕊,一副欲语还休的模样。没有开放的红梅,尤为妙曼,小如芝麻或米粒,半个指甲大的深红色花苞,鼓囊囊的,要破裂似的,仿佛无数红宝石,左一颗,右一颗,在阳光下闪耀。还有不同花色的同一株梅,比杜甫笔下“可爱深红爱浅红”的桃花更灼人。蓝天空旷,远远近近,花如云海。东风第一枝的风



深山的呼唤

程乐华

凌晨三点多,迷蒙间,我就被亲戚家大公鸡的喔喔声和大白鹅的呱呱声唤醒。索性披衣起床,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间。

黑黢黢的巍巍群山绵延起伏,成片的毛竹笔直挺拔,山泉水哗啦啦地流淌着。深蓝色的天幕上,启明星和弯月遥相辉映,给静谧的深山添了些许神秘色彩。

走在幽静的山路上,不免有些恐慌,幸好有满天的星星相伴,心里便踏实了许多。打开手机,某直播平台正在播放略显沧桑的经典老歌:“昨天所有的荣誉,已变成遥远的回忆。勤勤恳恳已度过半生,今夜重又走入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,为了我致爱的亲人,再苦再难也要坚强,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心若在梦就在,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看成败人生豪迈,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……”

“心若在梦就在,只不过是从头再来!”静悄悄的黎明晨曦中,一首激昂励志的歌曲,听得我心潮澎湃,热血沸腾。是呀,岁月流转,即将辛辛苦苦度过“半生”,已经在不惑与知天命的夹缝中踟蹰,还能否走出风雨,从头再来?我陷入深深的思索中。

阡陌红尘,人生无常,心安便是灵魂归处。人世间,不如意之事常有。比如,我十分敬畏大山,可我能探索完大山的每个角落吗?我可以仰望天空,但我能尽数天庭中的奥秘吗?实际上,因为种种原因,我只能对心中无数的梦想,望而却步,退避三舍,也许这才是真实的人生。

时间缓缓流淌,东方已经渐渐泛起鱼肚白。再次仰望凝视遥远的天



采,当如此。

接力棒一样传递鹅黄花蕾的是迎春花,盖住腊梅的凋敝之姿,一圈又一圈地缠绕,沿着小径,铺开烂漫斑斓的调色板。依依杨柳,悬在迎春花的周边,恰似一波一波的伴舞娇娘,又似迎春曲中的古琴雅韵,说不清的风情,道不尽的绵延。玉兰秀颀,枝条光洁。暖风一吹,花苞瞬间聚拢来,花托浅绿,毛茸茸的,极其可爱。放眼望去,只要能说得花名的植物们,似乎都在蠢蠢欲动,准备酝酿一场喧闹的花事。

早春的庭院,有花。譬如,我那擅长养花的母亲用院墙的角落圈出一方蟹爪兰的天地,此刻,它们正一嘟噜一嘟噜地泼洒光彩。

院中的枇杷树,开满了花,从上到下,如流泻的瀑布。阳台上摆着长寿花,枝头尖尖,花朵簇簇,不休不止地开啊开。母亲说,这花除了花期长,没有一丝味道。我不认同,至少,它们努力地开放着,将春天装扮得生机盎然。

花色种种,有哪一种能隽永留存呢?或许,到旷野中,能寻得到。没有任何遮挡,完全傲立在风中的花,悄悄地,静静地,缀在枯萎的杂草丛里。是荠菜的白,是蒲公英的黄,是宝盖草的红,是泥胡菜的紫,是婆婆纳的蓝……从未被刻意照料过,每日与星辰日月相依相伴,汲取天地精华,生出别样的美。那是茫茫泥泞中,超凡脱俗、浑然天成的惊喜呀!

陌上花开,可缓缓游矣!

空和天空中的弯月、启明星,敬畏之心油然而生,我的心绪也忽然拨开迷雾见云天,豁然开朗;恰似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。虽然已经走过半生,但我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生怕辜负岁月,生怕光阴虚度。我更感谢上苍的眷顾,工作生活中,虽有风风雨雨,磕磕绊绊,沟沟坎坎,但总体也称得上“心想事成”。

我们时常感叹,岁月如刀,刀刀留痕;光阴似箭,箭箭穿心。岁月光影中,人一晃就老了。可是许多时候,起点即是终点。我们历经千辛万苦,穿越山水红尘,最后抵达的不是远方,而是最初出发的原点。饱经的风霜,历练的人事,都是生命里最温润的滋养。无论世事如何沧桑,无论周遭如何变迁,初心不容亵渎。唯有不改初心,方能远行,方得始终。

丰子恺说:愿你颠沛流离,半生苦寒,归来仍是温柔少年。在“知天命”的年岁里,仍坚守内心的执着,也算是风华正茂、激扬文字、指点江山的少年心吧?

想到此,我不禁会心一笑。这大概就是深山在对我深情地呼唤吧。因为前一段时间,季节交替,琐事缠身,心理和精神状态都降到冰点,朋友们建议我换个环境,最好到深山里小住,静养数日。此时此刻,直面深山,面对大自然,果然有奇效,不禁豁然开朗。

俗话说“时光不负人,岁月不欺人”。时光和岁月对每个人都会公平相待。但前提是,你首先要“不负岁月,不负自己”,唯有珍爱生命、不辍耕耘,方能成就心平气和、从容不迫的圆满人生。



春树的雅趣

张金刚

春天的树,我愿亲切地唤作“春树”,简洁雅致,诗意盎然。春树,沐着春阳、春风、春雨,静静地演绎着重生的传奇。

一直很好奇,曾历过寒冬肃杀磨砺的春树,何以有存储活力因子的机能,纵然树皮龟裂、枝枯叶衰,也能在春的轻唤中,倏地醒来,点点滴滴,细细微微地进行着自然嬗变,泛绿,吐芽,展叶,倏地已是华盖葳蕤,绿满天涯。其间,柔嫩芽子冲破坚硬树皮的一瞬,足以称得上叹为观止。

春树,有着顽强无穷的生命张力。剪一枝芽苞鼓胀的枝条,扦插入土,可慢慢落地生根,自成一树;嫁接他枝,亦可不排不斥,归属新体融为一体。这种生的活力与融的气度,对生命的感恩与执着,不禁令我在春树面前自叹弗如。

春早人勤。挥锹掘坑,扶入树苗,培土浇水,植下一株春树,便植下一分希望。春树的魅力总是令人遐思无限,赋予美好寓意。正因如此,人与树的亲密接触,便可衍生“绿树村边合”的诗意、“满目青山满眼绿”的壮阔、“渭北春天树,江东日暮云”的思念,装点着美丽、真情的世界。

恐怕再卓尔不群的魔术师,也抵不过春树的魔力无边。原本缺少生气的春树,在二月春风的裁剪下,吐出可爱柔嫩的细叶,转眼千条万条绿丝垂挂;原本冷峻光秃的春树,在春日雨露的滋润下,绽出柔美粉嫩的花朵,转眼间千树万树繁花绚丽。原本被遗忘山野、角落的春树,毫不起眼,却不自弃,默默地积蓄着力量,春来便魔术般怒放花朵、铺陈开绿意,吸引了各路倾慕与追随者,聚于树下,观赏打卡。

智慧的农人,在春树上寻找春菜。嫩绿的榆钱、暗红的香椿、馥郁的槐花,皆可入菜、入饭,丰富着春日的餐桌。

每个春天,漫步山野,便可赏无数春树;只要用心体悟,便可品出无穷雅趣。春天,我爱踏青,有春树相伴的生活,情趣丛生,多姿多彩。我会与春树来个拥抱,恍然也成春树,同醉春光里。